

□ 12  
1326  
29





藤文公  
下

1329  
29





開正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六

滕文公章句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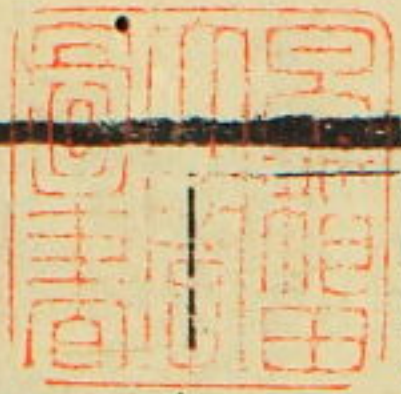
凡十章勿軒熊氏曰七章言出處之道二章言仁政一章言異端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太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王去聲

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枉屈直伸也八尺曰尋枉尺直尋猶屈已一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屈者小

所伸者大也南軒張氏曰謂屈已事小王霸為大此自春秋以來風俗習於霸者計較功利之說而有是言○新安陳氏曰孟子平生以不見諸侯自守故以此為問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





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喪去

田獵也。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皮。

冠。左傳景公將殺虞人。虞人辭曰。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元音也。志士固窮。常念

死無棺槨。棄溝壑而不恨。勇士輕生。當念戰鬪而死喪。

其首而不顧也。此二句乃孔子歎美虞人之言。夫音扶虞

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况君子豈可不待其

招而自往見之邪。此以上反是掌告之以不可往見之意。

朱子曰。不忘二字是活句。須向這裏參取。若果識得此意。辨得此心。則無入而不自得。而彼之權勢威力亦皆無所施矣。○南軒張氏曰。虞人守官義不敢往。義有重於此。故也使一有畏死之心。應非其招。則見利忘義矣。

自常情觀之。必重一死。而非其招為細事。不知義之所存。事無巨細。苟愛一身之死。而隳天命之正。則凡可以避死者。無不為。而弑父與君之所由生也。充虞人之心。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之心也。人紀之所由立也。是以夫子取之。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

亦可為也。夫音扶。與平聲。

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謂枉小而所伸

者大。則為之者計其利耳。一有計利之心。則雖枉多伸

少而有利。亦將為之邪。甚言其不可也。和靖尹氏曰。有

心。則亦必至於枉尋而直尺矣。○朱子曰。援天下以道。若枉已。便已枉道。則是已失援。天下之具矣。更說甚事。自家身既已壞了。如何直人。天下事不可顧利害。凡人做事。多要趨利避害。不知纔有利。必有害。吾雖處得。



分利有害隨在背後。不如且在壇上。來之。慶源輔氏曰。人。一。有計利之心。則惟利是務。始猶有枉小直大之辨。浸浸不已。其終併大小皆不復計。不至滅天。理壞人紀。不止也。孟子所以極其流而言之。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

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疆而後可。

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

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

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

貫與小人乘。請辭。乘去聲。疆土聲。女音汝。為去聲。舍上聲。

趙簡子。晉大夫趙鞅反。兩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

幸臣。與之乘。為之御也。復。扶之。再乘也。疆而後可。廢

奚不肯。疆之而後肯也。一朝自晨至食時也。黨。專生也。

範。法度也。詭遇。不正而與禽遇也。言奚不肯射。以法馳

驅。則不獲。廢法詭遇而後中。夫聲也。詩。小雅車攻之篇。

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而力。今嬖

奚不能也。貫。習也。朱子曰。詭遇。是做人不當。做底。行險。來得。不正。則或當左。或當右。以射之。御者自有法度。射

者。不過。迎而射之。則不中。非關御者事。詭遇。是詭道。以

遇禽獸。射者不能迎而射之。而御者以詭遇。則得中。非

射者之能。乃御者之力也。又曰。前引。虞人。明不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

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此必二反



比阿黨也。若在陵言多也。南軒張氏謂事無巨細莫不  
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之學者要當立此志而後可以守身○或曰居奉之世出處  
聲去就不必一一中聲節欲其一一中節則道不得行  
矣。揚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已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  
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  
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得行而死也。使不恤其去就  
而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為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  
慶源輔氏曰欲道之行仁也進必以正義也仁義並行  
而不恃所以為聖賢○新安陳氏曰揚雄謂孔子見陽  
貨為訕身以信道龜山謂雄非知孔子者道外無身身  
外無道身訕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也當即此意以  
讀孟子此章竊謂陳代以不見諸侯為小節殊不知自  
君子觀之守孰為大守身為大枉已從人失身莫大焉

不三以為所屈者小也枉已即是枉道枉道決不能行  
道所關之大如此而可視為小節乎戒枉尋直尺而徇  
利過人欲也守義而不枉道存天理也不見諸侯凡三  
章此章一也此篇第七章公孫丑曰不見諸侯何義  
也萬章下篇第七章萬章曰敢問  
不見諸侯何義三也宜參觀之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  
安居而天下熄

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怒則說音說諸侯使相  
攻伐故諸侯懼也新安陳氏曰二人皆破六國之從以  
為撫者熄如火之熄滅以兵猶火故

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  
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



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妻婦之道也焉於處反冠去聲女家之

汝女音

加冠於首曰冠七聲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為歸

也示子夫也女子從人以順為正道也蓋言二子阿諛

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夫之事也雙

饒氏口儀衍雖使得諸侯懼不過順其欲耳諸侯志在七地二人從而投其所好說之征伐以得土地不過妾婦之事爾大夫且示

可為况大丈夫乎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

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

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朱子曰此心廓然無毫私意直與天地同量

這便是居天下之廣居便是居仁到得自家立身更無些子不當於理這便是立天下之正位便是立於禮及

推而見於事更無些子不合於義此便是行天下之大

道便是由義論上面兩句則居廣居是體立正位是用

論下面兩句則立正位是體行大道是問要之能居天

下之廣居自然能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居天

字就處身上說立字就處身上說行字就施為上說又曰正

位就處身上說大道就處事上說廣居是不狹隘以天

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何廣如之正位大道只是不偏

曲○雲峯胡氏曰集註於三句雖平說朱子廣居一句

極重仁者之心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如廣與民由之推

居之內何所不容其所立所行從可知矣

其所得於人也由謂與民共由此三禮獨行其道守其

所得於己也道即仁禮淫蕩其心也移變其節也屈挫

其志也則居約處困故易至變與節威武又易至隕



獲震懼故多○何叔東名鎬略曰戰國之時聖取道否

反部鄙天下不復扶又見其德業之盛但見姦巧之徒得

志橫行氣焰反以念可畏遂以為木丈夫不知由君子觀

之是乃妾婦之道耳何足道哉朱子曰居廣居以下惟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以浩然之氣對

著他使能如此○觀孟子答景春之問直是痛快三復

令人曾次浩然如濯江漢而暴秋陽也○問大丈夫之

說其詳可得聞乎朱子曰廓然大公心不狹隘則所居

者真天下之正位矣履繩蹈矩身不苟安則所立者必

天下之正道矣得志與民由之則出而推此於人也不得志

獨行其道則退而樂此於己也如是則富貴豈能誘而

淫其心貧賤豈能撓而移其志威武豈能脅而屈其節

哉此其視術儀之以睢盱側媚得志於一時貴可謂寧

婦之為而所謂大丈夫者其不在彼而在此也決矣然

此數言者皆以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為主而夫三言

者文以廣居為主也○南軒張氏曰公孫衍張儀持合

從連衡之說以動諸侯景春徒見其言足以押盪搖撼

而遂以為大丈夫其說固為陋矣而孟子以術與儀此

妾婦之道者蓋事君以弼違為義不當徇其欲也術與

儀不知正救其心術而徒探其意之所欲為以進其說

此何以異於妾婦之道無遠夫子以順為正者乎以受

天地之中以生與天地萬物本無有間惟其私意存為

町畦而失其廣居失其廣居則遷奪流蕩亦無以立於

正位而行其大道矣與民由之與共由乎此也雖不得

志此道未嘗不由於己也不能淫不能淫此不能移不

能屈不能移此屈此也此者何也廣居正位大道是也

蓋得乎已而外物舉不足以貳之也所謂大丈夫者蓋

如此○雲峯胡氏曰當時但見姦巧之人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

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

則弔傳直變反質與贊同下同



周霄魏人無君謂不得仕而事君也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之意有求而弗得出疆謂失位而去國也質所執以見人者如士則執雉也居權春官大宗伯以禽作六言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鵠工執鴈商執雉言至也所執以自致也亦作執鵠皮帛者索帛而表以爲之飾皮虎豹之皮羔心取其羣而不失其類鴈取其候時而行雉取其守介而死不失其節鷩取其不飛雜取其守時而勤出疆載之者將以見所適國之君而事之也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

周霄問也以已通太也後章放此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祭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

春令案此集註所引之禮則以祀祭義

爲大概而以周禮句師與桓十四年谷梁傳之文補其所不足也

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盛音成繅素刀反血武求反禮曰諸侯爲籍音秦昔百畝冕而青紘音躬秉耒以耕而庶人助以終畝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粢盛記祭

者天子爲籍千畝冕而朱紘紘也躬秉耒諸侯爲籍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酪祭音啓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周禮天官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籍以時入之以共齊盛王以孟春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庶人終于畝籍之爲言借也王一耕之而使庶人耘茅終之齊盛祭祀所用穀也粢稷也穀以稷爲長在器曰盛穀梁傳桓公十四年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甸粟而內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甸甸師掌田之官也三宮三夫人也宗廟之禮君親割夫入親春之使世婦蠶于公桑蠶室奉繭反古典以示于君遂獻于未

陳氏曰三宮在天子則謂三夫人在諸侯之天宮則立三宮羊后之六宮也

陳氏曰公桑公家之桑也蠶室養蠶之室也

陳氏曰三宮在天子則謂三夫人在諸侯之天宮則立三宮羊后之六宮也



人夫人副禕音輝受之。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世婦使繅

以為黼音弗。文章周禮冬官考工記白青與赤謂之黼

而服以祀先王先公諸侯必有公桑蠶

室近川而為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十三宮之夫

諸侯三宮半王右也。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

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奉為君服

與。平聲。遂副禕而受之。副禕三右之服。因必牢以禮之。

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三盆手者。三淹也。九繅每淹大

總以手振之。以出緒也。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

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為黼黻文章。又曰。士有田則

祭無田則薦記王制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

祭以首時薦以仲月。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牲殺牲必特

殺也。血反眉求。所以覆敷救器者慶源輔氏曰此先王之

其心。至於不得奉祭祀。則神不容以自安。而人亦以為

弔焉。古人之重祭祀也如此。○雙峯饒氏曰。三月無君

則弔。恐是為士先有位後失位者言之。畢竟子為士。則

祭以士。子為大夫。則祭以大夫。尋常有祭。一旦失位。而

不得祭。一年有四時之祭。若失位三月。便廢一祭。故可

此。不然。則如何。三月無君。便弔。

出疆必載芻荷也。

周霄問也。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耜哉。

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若

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



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為去聲舍上聲始音酌際去逆反惡去聲

晉國解見反旬首篇仕國謂君子遊宦之國雷意以孟

子不見諸侯為難仕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言此以風去聲切之也男以女為室女以男為家妁亦媒也言

為父母者非不願其男女之有室家而亦惡其不由道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而亦不徇利而忘義也慶源

曰周霄亦頗有策士之風但孟子據道之極不為其所動直述其義理以告之而已○士之仕猶男女之願有

室家者此正理也至於為人男女而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為士而仕者不循天理之正不俟入君之招屈己以徇利枉道以事君則為聖賢之學皆賤之直與兒女子相窺相從者無異故君子之於仕未嘗潔身以亂倫而長往不顧亦未嘗徇利忘義而屈道以伸身也○雲峯胡氏曰集註末二與論語解不仕無義處語意同而實有不同者論語是從不仕無義處說來故雖兩句而實一意孟子是從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兩句說來故兩句自是兩意論語蓋謂夫子雖責隱者之不仕而義之一字雖仕亦有不可苟者故集註謂君子雖不亂倫不仕而其間亦非不義而仕故下一非字孟子子謂既不可不仕又惡不由其道故下一不字集註字字句句精審如此學者當如此看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雖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更平聲乘從皆去聲傳直德反簞音



音食

彭更孟子弟子也秦侈也

新安陳氏曰孟子歷聘徒御衆多食於諸國故更以為秦

矣陋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言不以舜為泰但謂今之士無功而食人之食則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羨延面反

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羨餘也有餘言無

所買音易而積於無用也梓人匠人木工也輪人輿人

車工也新安陳氏曰傳先王之道雖未得行於當時守先丁之道乃可以傳之來世此其繼往聖開來

學有功於吾道甚大孟子蓋自謂也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

以求食與曰子何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

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與平聲可食而食食志食功之食皆音嗣下同

孟子言自我而言固不求食自彼而言凡有功者則當

食音之南軒張氏曰君子之志固不在食而為國者知其用而可祿耳豈必以其志之欲而

祿之哉如其志是率天下而別也



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  
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墁或安反子食之食亦音嗣

墁墁壁之飾也毀瓦畫墁言無功而有害也既曰食功

則以士為無事而食者真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

矣雙峯饒氏曰當時功利之說盛不知聖道之有用見孟子所至之國時君稍見尊禮養其從者則以為無

事而食如王子墊問士何事不素餐食皆以此意畢竟

當時之君雖能養之而不能用人之故時人有此疑然而

當時諸侯尚知尊敬儒者如孔子之適齊孟子之仕齊

皆有訪養亦是先王之澤未泯○新安陳氏曰此章當

與盡心上不素餐方章參看君子居是國君用之則安

富尊榮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縱未能為當世開太平

亦足以繼往聖之絕學而為後世開太平其有功於道

統者為何如更等乃以無事而食議之抑何其無知也

食志為人上者不當言食功則功之大小輕重所當辨

志可以觀人非所以食人專食志則志貪饕者皆得食

矣食功而不審其大小輕重則僅有功於器物者得以加諸有功於君首者矣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

之何惡去聲

萬章曰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

霸天下疑即此時也史記宋世家偃立為君十一年自

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為敵國盛血以韋囊懸

而射之命曰射天淫於酒婦人羣臣諫者輒射之於是

諸侯皆曰桀宋宋其復為紂所為不可不誅告齊伐宋

王偃四十七年齊湣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而

三分其地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

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葛伯食之文



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毫衆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帥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稷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遺在李友音成往為之為去聲饋食酒食之音嗣要平聲餉式亮反葛國名伯爵也放而不祀放絕無道不祀先祖也毫毫湯之民其民葛民也授與也餉亦饋也書商書仲虺許反之誥也仇餉言與餉者為仇也朱子曰書所謂葛伯人孰知其曲折如此哉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為去聲

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為富而欲得之也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白雲為後我民之望之君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后來其無罰

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餘已見前篇新

陳氏曰此湯行王政而亡之事也

有攸不為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



按周書武成篇載武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然其辭時與今書文不類。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所不為。臣謂助紂為惡。而不為周臣者。匪與篚同。玄黃幣也。紹繼也。猶言事也。言其士女。以匪盛音成玄黃之幣。迎武王而事之也。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也。休美也。言武王能順天休命。而事之者。皆身休也。臣附歸服也。孟子又釋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以武王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不為暴虐耳。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細民也。

太誓曰。我武惟揚。侵子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守湯有光。

太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王威武奮揚。侵彼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之伐桀。又有光焉。引此以證上文取其殘之義。新安陳氏曰。此武王行正政而王之政也。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爲齊所滅。主偃走死。○尹氏曰。爲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恨其往。



伐之不早也尚何疆國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以疆弱  
之勢言之是可畏而已矣慶源輔氏曰尹氏說盡後世  
畏者之病誠能反是道而求之於己則知仁者之果無  
敵而帝王之道是誠在我而已○問趙氏註修德無小  
暴慢無疆晁補之曰修德無小能修德  
則小可大暴慢無疆遇修德則疆必弱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  
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  
曰使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  
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  
其楚亦不可得矣與平聲  
咻音休  
戴不勝宋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傳教也咻謹也齊齊語

也莊嶽齊街里名也楚語也此先設譬以曉之也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  
尊皆薛居州也主誰與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  
薛居州也主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長上聲

居州亦宋臣言小人眾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南

張氏曰眾君子之間置一小人猶足以蔽主而敗類一  
君子而遇眾小人且不能安其身如止君何格君之任  
有孟子而戴不勝不能知他尚何望焉○慶源輔氏曰  
古之大臣欲正其君者豈特取辨於一人而已哉必也  
兼收並蓄旁求廣取使忠賢之士畢集于朝在君之左  
右前後若無非正人端士然後可以薰陶漸染以變化  
其氣質成就其德性是豈獨欲趨事赴功而已哉○雲  
峯胡氏曰此篇言宋事者三章正好通看前章謂宋不  
行王政後章不能十一去關市之征見得實不能存  
政此章言小人眾而君子獨見宋之所以不能行王政



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垂曰古者不為臣不見不為臣謂未仕於其國者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

畏于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

以見矣辟去聲內與納同畏于木魏文侯時人泄柳魯繆公時人文侯繆公欲

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未為臣也已甚過甚也

迫謂求見之切也慶源輔氏曰士固當守義而不往見賢處此必將出見今

之如此則過甚而非義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

則往拜其門陽貨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在豈得不見欲見之見音現惡去

矚其亡也而往拜之音矚音勸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欲見孔子欲召孔子來見已也惡無禮畏人以已為無禮也受於其家對使去聲人拜受於家也其門大夫之門也矚也陽貨於魯為大夫孔子為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謂先來加禮也慶源輔氏曰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雖小人秉彜不可矚貨既先來加禮於已則已烏得而不答之然貨之意則非誠矣故但往答其禮而不欲見其人哉○新安陳氏曰往答其禮禮也不欲見其人義也

矚其亡也而往拜之音矚音勸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欲見孔子欲召孔子來見已也惡無禮畏人以已為無禮也受於其家對使去聲人拜受於家也其門大夫之門也矚也陽貨於魯為大夫孔子為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謂先來加禮也慶源輔氏曰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雖小人秉彜不可矚貨既先來加禮於已則已烏得而不答之然貨之意則非誠矣故但往答其禮而不欲見其人哉○新安陳氏曰往答其禮禮也不欲見其人義也



曾子曰魯有謂矣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  
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魯虛業反  
赧奴簡反

魯有諫諍體諂笑彊上聲下同笑皆小人側媚之態也病勞

也夏畦夏月治畦之人也言為此者其勞過於夏畦之

人也未同而言與人未合而彊與之言也赧赧慙而面

赤之貌由子路名言非已所知其惡去聲之辭也孟子

言由此二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

禮之至而輒往見之也南軒張氏曰若不當往見而往

未同而言者何以異○慶源輔氏曰曾子重厚篤實故  
視小人側媚之態如病于夏畦之人而深憐之子路剛

勇果決故以未同而言赧赧其色者為非已所知而深  
惡之二子所守如此雖各因其資質然亦是學力所就  
也○此章言聖人禮義之中正過之者傷於迫切而不

洪不及者淪於汚音烏賤而不耻汪氏延直曰君子所養

於絕物太柔則至於喪已干木泄柳大剛者也曾路所  
譏太柔者也孔子於貨之饋而往拜則與太剛者異矣

拜之必矚其亡則與太柔者異矣所以無可無不可而  
為聖之時也孟子前言二子之所行以明其過後述曾

路之所言以明其不及由舉孔子事以明聖人之用中  
然則孟子之不見諸侯守其分義之中而已○慶源輔

氏曰孔子之事禮義之中正也差以毫釐則失之矣干  
木泄柳則過乎禮義之中正矣故傷於迫切而不洪曾

子子路之所言則不及乎禮義之中正者故淪於汚賤  
而可耻此君子之行已所以戰戰兢兢而唯恐有過不

及之失也然與其汚賤之可耻寧失於迫切而不洪段  
干泄柳猶為獨者也○雙峯饒氏曰觀陽貨事則不特

諸侯不可見觀曾子子路之言則不特不可往見雖平  
交之人亦不可疆與之言蓋物不可以苟合○雲峯胡



氏曰。止尚志。傷於迫切者。量雖未洪。猶不失為志之高。淪於污賤者。其志甚卑。無足道矣。

○戴聖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

年。然後已。何如。去上聲

盈。亦宋大夫也。什一。井田之法也。關市之征。商賈音古

之稅也。已。止也。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

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攘如羊反

攘物自來而取之也。損減也。

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改。與月攘一雞。何以異哉。南軒

張氏曰。君子之遠不義也。如惡惡臭。其不敢邇也。如探湯。其不敢須臾寧也。如坐塗炭。而其徙義也。如饑渴之於飲食。蓋見之之明。而決之之勇。以為不如是。則不足以自拔。而自新也。士之持身於改過遷善之際。而為盈之說。則將終身汨沒於過失之中。人臣之謀國於革弊復古之事。而為盈之說。則終陷於因循苟且之域。故自修身至于治國。知仁勇之三德。缺一不可也。知以知之。仁以行之。勇以決之。可不務哉。○慶源輔氏曰。天下事。只有義利兩端。繹出義。便以利言也。焉有兩存之理。若知義理之不可。而猶有吝惜之意。不肯速改。則亦終歸於悠悠。必不能自拔。而日新矣。○新安陳氏曰。請輕之。如減日攘為月攘。不知其非義。不智也。知其非義。而不速改。不勇也。不知其非義。不智也。知其非義。而罪小。不勇之罪大。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

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好去聲。下同。治去聲。

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



理之常也

微菴程氏曰氣化在天者有盛有衰盛焉而治衰焉而亂也事理在人者有得有失得焉而治失焉而亂也治不生於治而生於亂亂不生於亂而生於治如環無端此理之常固無足怪所貴乎聖賢之生斯世亦惟以理御氣庶幾反失而得反衰而盛反亂而歸於治焉耳○雲峯胡氏曰古今一治一亂只是

氣化人事反覆相尋於無窮或氣化有盛衰而人事之得失於是乎生或人事有得失而氣化之盛衰於是乎轉反覆相尋皆理之常也○新安陳氏曰學者當深察孟子所以不得尸之心下文詳之章末又申言此二句以結之豈惟孟子凡聖賢出而任三才扶三綱皆不

得而已也一治一亂乃此章綱領下文節節照應之

當堯之時水逆行汜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

為巢上者為烝窟書曰淫水警于洪水者洪水也又胡貢

胡工二反

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下下地上高地

也營窟穴處上也書虞書太極謨也洛水洛胡貢洞無

涯之水也警戒也此一亂也慶源輔氏曰此一亂純由

自開闢至于堯之時不知幾治亂斷自堯起有微也洛水自繫乎氣化而曰警余未嘗不反而求諸人事也所以此一亂即轉而為一治也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

行注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又者消然後人得

平土而居之菹側魚反

掘地掘去聲壅塞也菹澤生草者也地中兩涯之間也

險阻謂水之汜濫也遠去也消除也此一治也慶源輔

氏曰此治氣化人事相參者也夫人與鳥獸亦相為多寡蓋同稟於氣故也警氣盛則正氣衰正氣多則警氣少聖



人於其間有造化之用亦時焉而已○新安陳氏曰洪水乃治世之一亂禹反其亂而治之此禹之不得已於有為者也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壞音恠行去聲

下同沛滿內反

暴君謂夏大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也官室民居也

沛草木之所生也澤水所鍾也自堯舜沒至此治亂非

一及紂而又一大亂也慶源輔氏曰此大亂氣化人事相符者也自堯舜沒其間夏太

康至商武乙等暴君不一難以類數至紂而大敗極亂而無以復加矣故直推至紂時言之想見夏桀之時亦

未必有飛廉等惡人與夫虎豹犀象之害也○雙峯饒氏曰暴行即上面壞宮室棄田宅也暴行通上下而言必有邪說糊塗了箇理義然後暴行始作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

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

哉文王謨不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相去聲

聲平

奄東方之國助紂為虐者也鄒晉昭曰奄字書作奄古通用衣檢衣廉二反說文

衣檢反註周飛廉紂幸臣也五十國皆紂黨虐民者也

書周書君牙之篇丕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也烈光

也佑助也啓開也缺壞也此一治也慶源輔氏曰此一治又氣化人事相



參者也。舉書言文。王武王謀謨之大。功業之光。所以佑助開迪。夫後人者。莫非正大之道。周全盡美。而無一毫缺壞之失也。蓋正可為也。無缺為難。無缺謂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三千三百之儀。與至誠無倚之道。並立而不偏。凡所以正德利用厚生之具。無一之不備。防偽禁邪。正隱之法。無一之或曠。夫然後可以為無缺。至春秋時。則道墜于地。而無復有存者矣。趙氏曰。按奄國在淮夷之北。飛廉善走。以材力事紂。周武王伐紂。并殺之。○新安陳氏曰。商末大亂。武王周公反其亂而治之。此武王周公之不得已於有為者也。

世稟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

有之。有作之有讀為又古字通用

此周室東遷之後。又一亂也。慶源輔氏曰。此一亂。又氣化人事。相符者也。前乎此者。雖曰世亂。然但禽獸繁殖。有以戕民之生。而猶未至賊人之性。至此以後。則遂至傷壞人倫。將使人盡為禽獸之歸。其禍又慘矣。此一亂。又甚於前日。是亦氣化人事之使然也。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胡氏曰。胡氏名安國。字康侯。建安人。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厚與庸。

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新方倪氏曰。書臯陶謨篇云。天叙有

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書言天子治天下之事。孔子作春秋。其大旨正以明此治天下之事。而為後世法也。○惇。宗諱。而以厚字代之。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遏人欲於

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去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愚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



賊則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特問孔子作春秋

治只是存得箇治法使道理光明燦爛有能舉而行之

為治不難當時史書掌於史官想人不得見孔子取而

筆削之而其義大明孔子亦何嘗有意用某字使人知

勸用某字使人知懼用某字有甚微詞與義使人曉不

得足以褒貶榮辱人來不過如今之史書直書其事善

惡瞭然在目觀者知所勸懲故亂臣賊子有所懼而不

敢犯耳○慶源輔氏曰此一治又純乎人事者也雖氣

化不應而不使孔子得位以撥亂而反之正然討亂賊

垂治法其功又大於舜禹矣○潛室陳氏曰此謂聖人

以王法繩諸侯所褒所貶皆是奉行王法此聖人大用

非孟子不能知胡氏發明備矣○雲峯胡氏曰集註前

言禹與周公之功曰此一治也萬世之治也○新安陳氏

曰孔子雖不能與治道於當時而能垂治法於後世蓋

在當時倫紀亂矣孔子欲反其亂而治之此孔子之不

得已於有言者也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及天下天

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

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

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

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

獸食人將相食橫為皆去聲

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扶又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墨

子愛無差辨直等而視其至親無異眾人故無父無父

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公明儀之言義見形

反首篇充塞仁義謂邪說徧滿妨於仁義也雲峯胡氏

曰不中則



曰橫議不正。子引儀之言以明楊墨道行則人皆無  
則曰邪說。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  
又相食也。此一亂也。朱子曰：楊墨只是差些子，其末  
世人營營於名利，理沒其身而不自知，故獨潔其身以  
自高，如荷蕢接與之徒是也。然使人皆知如此，潔身而自  
高，則天下事教誰理會？此便是無君也。墨氏見世間人  
自私自利，不能及人，故欲兼天下之人而盡愛之，然不  
知有一患難在君親則當先救之，在他則後救之。若  
不先後，則是待君親猶他人也。此便是無父。此一者  
之所以為禽獸也。楊朱乃老子弟子，其學專於為己，  
列子云：伯成子高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其言曰：一毛  
安能利天下？使人人不拔一毛，不利天下，則天下自治  
矣。○問墨氏兼愛何處至於無父？曰：人也。只孝得一箇  
父母，那愛得許多？能養其父母無缺，則已難矣。想得他  
之所以養父母者，粗衣糲食，必不能堪，蓋他既欲兼愛  
則愛父母必踈，其勢不周，至非無父而何哉？墨子尚儉  
惡樂，所以說里號朝歌，墨子回車，想得是箇澹泊枯槁

底人言事父母也可想見。問率獸食人亦深探其弊  
而極言之，非真有此事。曰：不然，即他之道便能如此，楊  
氏自是箇退步愛身，不理會事底人。墨氏兼愛人，弄得  
沒合殺使天下悵悵然，必至於大亂而後已。非率獸食  
人而何？如東晉之清談，此便是楊氏之學，即老莊之道。  
少間白事廢弛，遂啓夷狄亂華，其禍豈不慘於洪水猛  
獸之害？又如梁武帝事佛，至於杜稷丘墟，亦其驗也。  
慶源輔氏曰：此一亂又氣化人事相符者也。聖人之道  
非不愛身也，然有致身事君之義，有殺身成仁之時，故  
不至於無君，非不愛物也，然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有自然之序，故不至於無父。無君無父，則人道滅絕，文  
將視弑父與君而冥然不覺矣。是則人而反與禽獸無  
異也。故引公明儀之說以言楊墨遂行，則人皆無父無  
君，安為哉？賊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起，是亦與公明儀  
所謂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者類矣。楊墨之道不息，則邪  
說誣民，孔子之道不著，則充塞仁義也。此四句只是說  
天理人欲不並二而已。所謂邪說，徧滿妨於仁義者，是  
解邪說，誣民充塞仁義兩句也。以徧滿字解充字，以妨  
字解塞字，位不曾解誣民兩字，耳其實謂邪說誣罔天  
下之人，其勢至於充塞人心，固有之仁義使不能

孟子卷之三  
三



發也。夫仁義具於人心，而為邪說所誣，而充塞之，使不能達於外，况能擴充之，以全其量乎？○西山真氏曰：揚朱自一身之外，况能擴充之，以全其量乎？○西山真氏曰：揚朱之間，無爭不愛，故其迹似乎仁，殊不知天下之理本一而分則殊，故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心無不溥，而其施有序，心無不溥，則非為我矣。其施有序，則非兼愛矣。揚朱專於為我，則昧乎理之一。墨翟一於兼愛，則昧乎分之殊。若是而曰仁義，乃所以賊乎仁義也。○雙峯饒氏曰：墨氏無父之教，便充塞了仁。揚氏無君之教，便充塞了義。有仁義則天下治，無仁義則天下亂。今仁義既充塞，則亂將起而率獸食人，人又將相食矣。

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為去聲，復去聲。

閑，衛也。放，驅而遠聲之也。作，起也。事所行政大體也。西

真氏曰：事者，政之自。政者，事之綱。○雙峯饒氏曰：無父無君，乃楊墨之見於行事者。少焉充塞仁義，而至於率獸食人，是害於其政了。**事雖不得志於時，然楊墨之害自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此乃孟子已而有言也。○慶源輔氏曰：此一治又純乎人事也。雖氣化不應，孟子亦不得志於時，然因其言而異端滅息。吾道至今得以不墜，此孟氏之功，所以不在禹下而亞於孔子也。○雲峯胡氏曰：前云此一治也，周公之功與禹同，此云是亦一治也，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

老之害甚於楊墨，此就當時蓋楊氏為去聲，下同。我疑於義，此就當時蓋楊氏為去聲，下同。

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聲見。鄭之賤臣，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善著書。與李斯偲事荀卿，故孟子士闢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斯自以為不如非。



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為害尤甚。兼墨氏於仁。此易見。楊氏為我，何以疑於義。朱子曰：楊朱看來，不似義，他全是老子之學，只是箇逍遙物外，儘足其身，微似義耳。然終不似也。又曰：楊墨只是硬恁地做佛氏，最有精微動得人處。○雙峯饒氏曰：前言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此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亦各有意。前言畢竟政是大體事，是小節。今既生於其心，則必害於大體。既害於大體，則少焉於那小節都壞了。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

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抑止也。兼，并去聲。之也，總結上文也。西山真氏曰：二聖事之，惠立生民之極，則一也。

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

說見解見音同。上篇承當也。雙峯饒氏曰：孟子所以引戎狄荆舒者，以楊墨乃表狄之教也。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行好皆去聲。

詖淫，解見前篇。辭者說之詳也。承繼也。三聖，禹、周公、孔子也。蓋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夷狄篡弒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再言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君子孰能



真知其所以不得已之故哉。朱子曰：當時如縱橫刑名，只害得箇蠶底。若楊墨則害了人心。須著與之辯也。然孟子於當時只在私下恁地說，所謂楊墨之徒也。未怕他到後世。却因其言而知聖人之道為是，知異端之學為非。乃是孟子有功於後世耳。○問：孟子欲息邪距諛，而以心不正人心為先，何也？曰：此探本之言也。以聖道不明，人心不正，而邪說得以乘間入之也。曰：然則亦明聖道以正人心而已，何必為此紛紛而涉好辯之嫌乎？曰：邪說既入，則人心益以不正。聖道益以不明矣。此又其未之不可不理者也。故孟子道性善，稱堯舜，必使天下曉然知仁義之所在者，此所以正人心而為息邪距諛之本也。排為我斥無愛，必使天下曉然知邪說之不可由者，此所以息邪距諛而為正人心之用也。蓋其體用不備，首尾相應如此。然後足以撥亂世而反之正。此所以雖得其下，而不免於多言也。然豈其心之所好哉？亦畏天命，悲人窮，不得已而然耳。昔湯伐桀，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伐紂，曰：予弗順天，厥罪惟鈞。夫豈好戰哉？孟子之心，亦若此而已矣。豈得以好辯之小嫌而遂輟不言哉？○慶源輔氏曰：重言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此又深致其意者。欲人之察其心，而知邪說之真可畏也。○問：邪說誠行如何？分雙峯饒氏曰：說既邪，辟其行必偏。設其辭愈見淫蕩，誠行淫辭，自邪說上來。放者放廢，距絕。○雲峯胡氏曰：洪水猛獸之災，由氣化。夷狄篡弒之禍，由人事。邪說為人心之害，則有甚於此者矣。人之本心，未嘗不正。為邪說所害，易淪胥於不正。故孟子之辯，拳拳欲正人心，其仕也，亦必先於正君心。○新安陳氏曰：洪水猛獸，夷狄篡弒，皆災禍之害人身者。惟有於一時若邪說，乃災禍之壞人心者。且流於無窮而為害尤甚慘。此孟子所以不得已而深排力救之也。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言苟有能為此距楊墨之說者，則其所趨正矣。雖未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也。孟子既答公都子之問，而意有未盡，故復扶又言此。蓋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



也慶源輔氏曰此義由朱子發之若朱子則直謂以道自任者故言此以詔天下使天下人存此心則異端之說將無所容而聖人之道不復有蔽蝕之者矣豈小補哉○孟子意謂自今以後不待有知道者真能息滅楊墨之害然後可以繼聖人之事但能為說以距則是亦聖人之徒矣此可見自往之重而望人之切也○西山真氏曰所以勉天下學者皆以闢異端扶王道為心庶幾生人之類不淪胥於禽獸也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唱為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為邪說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朱子曰出邪則入正出正則入邪二者之間蓋不容髮雖未知道而能言距楊墨者已是心術向正之人所以以聖人之徒計之與春秋討賊之意同○總說道要距楊墨便是聖人之徒如人逐賊有人見之若說道賊當捉當誅這便是主人邊人若說道賊也可怒這便喚做賊之黨○不討亂賊而謂人勿討者凶逆之黨也不距楊墨而謂人勿距者禽獸之徒也聖賢立法之嚴至於如此可不畏哉○新安陳氏曰如解攻乎異

端為攻擊閑先聖之道為閑習皆是不必攻討之說○尹氏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故孟子辯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為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辯目之是以常人之心而度待洛聖賢之心也程子曰若替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終則不可救如師也過商也不及於聖人中道師只是過於厚些商只是不及此然而厚則漸至於兼愛不及則便至於為其過不及同出於儒者其未遂至楊墨至楊墨亦未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便至於此蓋其尾必至於此也○朱子曰此段最好看見諸聖賢遭時之變各行其道是這般時節其所以正救之者是這般樣了這見得聖賢是甚麼樣大力量恰似天地有缺處得聖賢出來補救周全過得稍久又不免有缺又得聖賢出來補這見聖賢是甚力量直有闡闢乾坤之功○新安陳氏曰聖賢反世之亂而治之等而在上則見於有為而治功見於當時窮而在下則不免於有言而治法垂於後世



孔子曰：子欲無言，終不能無言也。作春秋以為後法，未至於辯者，孔子之時，異端未熾，而孔子之聖言教，以爭故也。至孟子，則時益降，異端益熾，而孟子之亞聖，又不及孔子。公孫丑萬章之徒，聞言猶未達，况於外人，則其闢楊墨，烏得而不言言烏得而不辯。蓋有大不得已焉者，既以不得已於辯者，自致其力，尤以能言距楊墨，望九為吾徒者之同，致其力焉。非朱子深知孟子之心，孰能發其精微之蘊如此哉。此章於古今世道聖賢事業，關係甚大，宜精察深思之。○東陽許氏曰：集註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竊謂氣化盛，人事得，則天下治。氣化衰，人事失，則天下亂。是固然矣。然孟子此章，答好辯之問，而孟子之辯，專為闢楊墨而發，則易亂為治，全賴人事以補天道之不足。反氣化之衰，而至於盛也。觀堯禹之治水，則以人事而回氣化。武王周公誅紂伐奄，孔子作春秋，則以人事而救衰失。所以孟子亦於衰失之時，闢楊墨，以回氣化，正人事也。此正聖賢作用參天地贊化育之功，讀此章當如此會集註之意。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

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

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於音烏，下於陵同。螬音曹，咽音宴。

匡章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辨不苟取也。於陵地名，螬

齊音曹，螬音曹，匍音匍，匐音匐。言無力不能行也。咽，吞也。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剗而後可者也。擘薄厄反，惡平聲，剗音引。

巨擘，大指也。言齊人中有仲子，如衆小指中有大指也。

充，推而滿之也。操，所守也。剗，立剗也。言仲子未得為

廉也，必若滿其所守之志，則惟立剗之無求於世，然後

可以為廉耳。慶源輔氏曰：齊俗奢，後放縱，當戰國時，士之傷廉者必多，有之此匡章所以難仲子。



之廉而孟子亦以爲齊人之巨擘也

夫劍上食稿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

夫音扶與平聲

稿壤乾土也黃泉濁水也抑發語辭也言劍無求於人而自足而仲子不免居室食粟若所從來或有非義則是未能如劍之廉也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纘以易之也

辟音壁纘音盧

辟績也纘練麻也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

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

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馘者已頻顙曰惡用是

馘馘者爲馘他日其母殺是馘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

曰是馘馘之內也出而哇之

蓋音閣辟音避顙與顙同顙與顙同子大反惡平聲馘魚

乙反哇音蛙

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采於蓋其入萬鍾也歸自

於陵歸也已仲子也馘馘馘也顙顙而言以其兄受

饋爲不義也哇吐之也

以毋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蝮而後充其操者也



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為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聲  
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既未以伯夷  
之所為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  
彼則食之居之豈為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乎必其無  
求自足如丘劔然乃為能滿其志而得為廉耳然豈人  
之所可為哉○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為天  
記祭義有人則可參天地而為三才無人則天地亦不能以自立矣人之所以為大者以  
其有人倫也仲子避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天  
倫也豈有無天倫而可以為廉哉朱子曰温公謂非小嫌猶者之不為一身之小節至於父子兄弟乃人之大倫天地之大義一日去之則禽獸夷狄雖皆謹小嫌

守小節亦將安所施哉此孟子絕仲子之本意余隱之  
云仲子之兄非不友孰使之避仲子之母非不慈孰使之  
離愚謂政使不慈不友亦無逃去之理觀舜之為君  
於天下者則知之矣○問温公謂以其兄不以道事君  
而得祿不以道取於人而成室故以為不義仲子誠非  
中行亦猶者有所不為也曰仲子齊世家則祿室非其  
兄不義而得之矣設果以不義得之而非有悖逆作亂  
之大故則母子兄弟之間豈可以遂滅天性之恩哉  
餘小行以妨倫是乃欺世之俗尤先王所誅而不  
以聽者也所謂捐者則亦言行之間小過乎而已豈  
出於倫理之外若廢大倫之為惡南軒張氏曰仲子徒欲  
潔身以為清不知廢大倫之為惡原仲子本心亦豈不  
知母子之性重於此極也衆人感於其心以為清苦高介  
局亂其倫類至此極也衆人感於其心以為清苦高介  
而取之非矣世之為惡者多矣孟子之徒於仲子獨闢  
之深者世之為惡者其失易見而仲子之徒其過難知  
也惟其難知故可以感世俗而禍仁義反復闢之蓋有  
以也夫○慶源輔氏曰以力關之者蓋世衰道微學者  
大抵因其資質之偏而固執一說以行以取名初不顧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六

義理之如何。如告子。許行。仲子。徒皆是也。况如匡  
章者。既稱仲子為棄。而傾向之矣。此固以道自任者之  
所憂也。孟子烏得不辨之哉。又曰。仲子之所守。不必驗  
之他人。只自其身而推之。則已有不能自滿其志者。故  
孟子直以為。則而後能充其操。斥之則與。天地之行。是豈  
人之所能為哉。聖賢之道。充之則與。丘。則。操。是。豈。人。理。也。哉。  
峯。饒。氏。曰。不。要。問。所。從。來。只。當。思。量。我。當。食。兄。之。祿。與  
居。兄。之。室。否。若。問。所。從。來。則。室。與。粟。豈。必。伯。夷。所。築。所  
樹。如。諸。侯。之。取。人。猶。德。然。既。交。以。道。樓。以。禮。則。孔。子。受  
之。矣。或。曰。匡。章。亦。黜。妻。屏。子。者。故。喜。仲。子。為。孤。介。之。行。  
新。安。陳。氏。曰。不。然。匡。章。以。父。為。重。故。視。妻。子。為。輕。仲。子  
反。視。母。兄。為。輕。而。於。妻。則。反。食。孟。子。於。匡。章。而。非。仲。子  
有。以。也。此。章。當。參。看。盡。心。上。篇。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  
不。受。下。文。云。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斷。盡。其。人。

丙午冬十一月二十四日讀之。身妻為孝德之。







